

她们是衢山岛上的女骑手 在海风与订单间，配送人生主动权

□记者 高阳 文/摄



女骑手们相信抱团的力量

衢山岛的清晨，是被女骑手的电动车喇叭唤醒的。

6点整，当第一缕海风掠过码头，女骑手王亚丽已经出现在人民路的早餐店门口。她利落地检查餐箱，扫码上线，身影融入渐次亮起街灯的路上。在她身后，十余位“姐妹”正从岛上的各个角落汇拢而来，组成一支清一色的“娘子军”。

在这里，如果你点一份外卖，前来敲门的多半是位女骑手。“淘宝闪购”衢山站14名长期骑手中，10位是女性；“美团外卖”衢山站13名长期骑手中，11位是女性；骑手队伍里兼职人员更是几乎被妈妈们“包圆”。

她们或许描着精致的眉毛，涂着鲜艳的口红，但眼神里的笃定和车速一样，不容小觑。当她们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布满渔网晾晒架的街巷时，配送的不仅是餐食与包裹，更是挣脱命运惯性的人生主动权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数字经济的浪潮漫上海岛后，为一群曾经“没得选”的女人，冲开的第一条出路。



等单的间隙分享交流

“前半生，好像一直在等待”

“我以前在船上做渔网，一天一百四五十块，钱还不是天天有。”45岁的王玉丽说话带着风风火火的劲儿，她是“美团外卖”衢山站里的“元老”，在衢山送了七八年外卖。随丈夫从安徽老家来到这座海岛，她的人生曾像被定格的潮汐：补网、带孩子、围着灶台转。岛上的渔业、造船厂是男人的天下，留给女性的只有编网、餐馆零工这些零碎活计，还得随时为家庭让步。

更年轻的陈利荣，1996年出生，已经是两个女儿的母亲。她像一尾灵活的鱼，同时穿梭在“顺丰同城”、“淘宝闪购”多个平台之间。“没办法，要赚钱。”她语气平静，指尖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划动，处理着来自不同系统的订单。在岛上，她送过快递，打过零工，最终在外卖行业里扎下根，甚至成了负责排班的“小领导”。

在这座小岛，藏着太多“没得选”的人生。世代靠“讨海”为生的衢山岛，海岸线蜿蜒30多公里却无一座大桥，进出全靠定点航运。本地男性或当船老大或外出闯荡，从安徽、河南等地随丈夫迁来的女人们，在孩子背上书包后便陷入了尴尬的闲置——渔业、造船等主力产业不适合女工，餐馆服务员要问“孩子谁接”，编蟹网这样的零活，一小时只能赚5到8元。

45岁的马晓丽太懂这种局限。2003年怀着身孕随丈夫登岛时，她的生活被四个孩子切割成琐碎的片段。“送完大的送小的，回家洗衣做饭，一天下来连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去年6月前，她偶尔帮人撕网补贴家用，35摄氏度高温下处理沾着死鱼死虾的渔网，一天挣不到100元，“手上的鱼腥味洗三天都去不掉”。

对于她们，以及岛上大多数随夫迁居的“外地媳妇”而言，前半生仿佛一场漫长的等待——等待丈夫捕鱼归来，等待孩子长大成人，等待一个模糊不清的未来。

电动车轮，碾出生活的主动权

转机，发生在一辆辆电动车上。

这份工作的自由，成了被困在家庭里的女人们最需要的解药。这份工作罕见地赋予了她们协调“母亲”与“工作者”身份的自由。作为组长的王亚丽，排班表的核心逻辑就是“妈妈时间”。“每个人孩子几点放学，我都得记着。”马晓丽早上9点上工，不耽误送小儿子上学；孩子读中学的姐妹排中班，傍晚5点就能准时接娃；兼职的妈妈们在学校午休的两小时接单。“岛上就一所小学、一所中学，姐妹们的作息，我闭着眼都能背下来。”王亚丽的电动车里总装着备用电池，谁接孩子来不及了，她抄近道就能顶上。

马晓丽的变化是姐妹们最直观的参照。现在她每月能赚五六千元。“以前买件

衣服都要跟老公商量，现在自己能给小儿子报补习班。”更让她惊喜的是性格的转变，每天和不同顾客打交道，和姐妹们互相照应，曾经腼腆的她学会了主动打招呼，“连我老公都说，我现在说话声音都大了。”

“我现在每个月有工资了，感觉自己有底气了。”董海彦的话道出了许多姐妹的心声。她今年40岁，去年2月在好姐妹王亚丽的鼓励下成为骑手。此前，她靠补蟹网维生，收入微薄且不稳定。如今，按月发放的工资，让她第一次拥有了说“不”的勇气——“我不靠你管我了，我不靠你要生活费了”。

这份底气，具体而微。它是董海彦和丈夫拌嘴时稍稍挺直的腰板，是陈利荣和丈夫计划在岛上买房的共同储蓄，也是马晓丽能为四个读书的孩子更从容地支付生活费时的宽慰。

风雨同路，姐妹是彼此的依靠

外卖骑手的工作并非只有自由与高光。海岛天气变幻莫测，夏天的烈日、秋冬的冷雨，都是考验。“下雨天，雨点砸在脸上，眼睛都睁不开，车把都握不稳。”董海彦说。有时，她们还要承受顾客的催促和商家的脾气，王亚丽和马晓丽都曾因委屈在路上掉过眼泪。

但她们并非孤军奋战。在人民路那家她们常聚的奶茶店门口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“姐妹驿站”。等单的间隙，她们在这里分享跑单技巧，吐槽难缠的客户，也互换家里的趣事。

“我们大家都很团结。”马晓丽说。当需要搬运成箱的矿泉水或啤酒上高楼时，只要一个眼神，姐妹们就会上前搭把手。“两个人爬总比一个人来回爬轻松！”这种朴素的互助，是她们在风浪中彼此的浮木。新人业务不熟，老骑手就通过微信视频“手把手”地教认路。她们甚至会共享一杯奶茶，“吸管换掉，没事！”王亚丽笑着说。

从围着丈夫、孩子转，到拥有自己的“姐妹淘”和社交圈，这份工作悄然重构了她们的世界。对女骑手们来说，这份工作最大的价值，是让“外来媳妇”的身份有了新的注解。马晓丽在岛上生活了22年，四个孩子都是在这里出生长大，却总觉得是“外人”。“现在每天走街串巷，哪家老人需要常买降压药，哪家孩子爱喝什么口味的奶茶，我都知道。”这种被需要的感觉，比收入更让她踏实。

当被问及女骑手相比男骑手有何劣势时，她们的回答出奇一致：“搬重物没他们快，体力也没他们好。”她们不渲染悲情，也不夸大能力，只是坦诚地面对性别带来的差异，然后用更细致的服务、更稳定的坚守，赢得了这片市场的信赖。

黄昏时分，海岛的灯火次第亮起。这群穿梭在海岛街巷的女骑手们，用轮胎丈量着自由的距离。她们或许仍要在家庭与工作间小心翼翼地平衡，仍要面对搬重物、怕夜路的难题，但当工资到账的短信响起，当孩子接过自己买的文具，当姐妹们举杯欢笑时，她们清楚地知道：自己正在配送的，是属于自己的人生主动权。这份权利，细碎却坚实，正在海风里慢慢生长。



3位女骑手马晓丽(左)、王亚丽(中)、董海彦(右)